

豫

章

焚

書

第二〇册

幾

年

幾

書

卷之四

四照堂文集卷五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壽序一

壽司理武公序

代

今天下之治何其不逮古歟其道莫先于刑刑者所以厲人心風俗之具而天道神明之所在也古今論刑莫備于易其繫之象曰折獄致刑曰明慎用刑雖有金矢之文而不及棣刑之敗法焉聖人不欲以貪黷之行逆後世之官士也至呂刑而滋詳矣曰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者皆棣刑之敝也

而貨爲之崇彼其不務令德而惟賄是聞故威勢可
撼女謁可移報復之私可行干請之言可入故終章
申之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罪狀獨歸之貨而官反
內來不及焉功之云者卽後代考功法而又曰非天
不中惟人在命豈非天道所在哲人惟刑則被以無
疆之辭者哉司理統哲武公理揚州五載士民歌之
先是子官京師聞公治狀頗悉其除巨憝大猾如疾
風之掃葉一時遠近懼公之威屢以風波中之公屹
不爲動子聞而嘆曰理官雖克砥立何其自信不畏
人若此也旣而有來言于京師者曰公執法而民懷

焉彼不欲以法枉民一切周內鍛鍊之行所不樂聞
惟是利于民者爲之故民至敲朴析楊痛入骨髓而
不忍怨予聞之復喜而嘆曰此國僑之流亞歟公之
威蓋其惠也去年予請假歸寓邗上因得見公而揚
之人心風俗爲之一變乃以素所聞者質之行事而
始知公之所以自信不畏人者洵有本也公清廉自
守故人不敢以苞苴入雅好圖書金石之文案牘之
暇惟與四方一二好修搜剔古今間旁通書學用自
娛悅如此而已季春之月爲公誕辰予同鄉劉子王
子以公與予有一日之雅向予丐言爲壽夫壽言非

古也古之君子欲揚其人必求其本而稱之而後其
言不近于誣今天下之爲理官者衆矣所讀者虞夏
之書所治者申韓之法子惠之意不存刑不已而將
至于兵夫兵刑者事之相因者也況在今日烽烟疊
告獄訟繁興司刑者其何術之操使公持其本而益
大其所爲將其治益不止于是至公所自爲壽天道
具在上民歌之予復何言哉

李太虛先生七十壽序

神廟戊午春王余識李太虛先生是歲撫順陷勝朝
始失封疆諸臣狙承平故事不之怪先生與予方爲

諸生究理學或談經世之務聞之喟然嘆息今何時
哉屈指三十九年廟墟社屋其間天地山川人物之
變皆不可得而言而先生以七十老臣竄身于荒江
野水與白頭窮餓之儒相共形影噫可悲也已先是
先生客西湖吳越之士于其誕日交襪而舞于堂先
生蹙額舉王琨于宋齊禪代之際以壽爲戚及返邗
上邗之人士亦如吳越之所以壽先生者先生泫然
流涕復謝去而獨惓惓于知己之一言則定何敢辭
記曰七十老而傳使人僅以老傳則必推彭鏗矣鏗
當殷季歲踰七百其生也當在孔甲帝皋之年有夏

制政洎商九世亂不聞史臣載其一言一事周師之
入以三姓八百歲者老而讓孤竹二公子采薇之一
日何歟先生則不然其所傳者乃在人才邪正國勢
存亡之間與夫履危蹈險百折而不失其正者也夫
逆璫之禍吾不罪小人而罪君子天下不得已而有
事君子樂之以立名國之大痛也彼媚璫者以要典
亂天下先生不欲爭是非于一書毀則順用存則逆
用兩言而一時之邪正卒賴以定亡何先生傷于讒
去國十年巨寇豕突畿輔蕩若飄絮天子寒心獨立
思先生一日三召及見痛哭陳遷都事而宵旰修鉤

黨之隙尼弗行致神京淪陷嚮之朋黨安在哉先生
圍危城被盜拷掠血月糜沸昏仆中不敢死乃徒跣
泣血倡謀以葬先帝嗟乎人才國勢至于如此使先
生巧于謀身已逝之君忍誰則懷之然後知履危蹈
險百折而不失其正者其得于理學者深故足傳也
定不才嘗有志累朝掌故自宮府邊鎮及用兵以來
一切忠義感憤留連之事錄其見聞斷自神廟戊午
以備國史而歷年流落墨墨不得語每望故壘枯邱
俯仰今昔二三文獻既已凋殘而異方所重者率皆
車馬旌旄之色求一少時里閭之人暫同笑語杳不

可卽而先生以三十九年之知豐功偉績當傳史冊
今乃各以羈人嘯歌佗僚于風雨晨夕中豈易得者
哉若夫日月常新經綸不易精神之極上通天命予
與先生修身以俟之而已矣

包群修先生七十壽序

神宗皇帝乙卯歲大比崇川包群修先生射策舉京
師是歲稱天子能得士猷定時應童子試見先生之
牘走四方咸家傳而戶誦之曰包先生包先生云方
天下之平也人無兵革之擾故能肆志并力于學而
先生以三十年讀書明道之儒雄長其間確然見國

家元氣盡壞之端章句之不足以有爲使其得志爲公卿何難力排黨錮以弭後來兵戎之禍而乃竭精耗志老其身于道路使天下徒習其文斯已悲矣又不幸不盡其用于朝廷而文章之遇亦窮先生曰吾游于藝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苟可以盡其巧智使天喪其功地亡其貨人失其巧迄今一物之微懸五都之市三尺童子能指而名之曰此學于包先生者也嗟乎使天下習其藝吾乃不知朝廷之所爲當流寇發難四海之勢已岌岌不可支矣國家盛時旣不能使爲唐之房杜逮其晚而用之又不能如宋之龍川

乃僅僅博一第于天地崩裂之日而先生年將六十矣或曰此天之所以報儒者也又十年儒者之道不明于世而先生益游心于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間以爲儒者之在今日合於周禮其道可以爲畫繪爲籩豆爲帨氏草人之職日修郭橐駝之業而人莫知其所以然也故去歲土人之釁頗足以危先生先生冒風雪走數百里挺身於刀鋸之場卒也無所于患而人心定予慕先生四十年今先生春秋七十而予亦老矣莫春相晤於維揚先生謂予曰秋府屆期知我者莫子若也子烏可以無言予曰唯唯居嘗慕白

狼之山思陟其巔以望雲物大海之中日月之所隱
避魚龍之所窟宅窮其所至其地必有可觀者焉又
其東爲軍山宋室顛覆文丞相以一旅夜渡入海幾
欲憑弔而不可得今先生不越戶庭而得之天之厚
先生如此先生第不言惟高坐兩峯之上忘年味道
聽海濤以觀天地之氣豈有量哉

孫廷評新齋先生六十序

代

余讀宋史至孫明復先生輒廢書三嘆觀其在慶厯
間講學泰山天下師之丞相給事藉以見稱于時及
在太學爲太理評事天子召拜賜緋魚以爲榮嗟乎

士君子當有道之世言行而身化之其君與卿士大
夫遇之如此其重也吾郵孫莘老繼之爲經社稱龍
圖學士當是時兩先生以經術顯于宋天下號孫氏
之學迄今七百餘年此學廢而國家官人之典不復
見吾鄉老成碩德之人矣乃今而有吾廷評新齋先
生廷評余貧賤交也知廷評無余若者其讀書恥爲
章句不爲巉刻過高之行躬行孝弟以式于鄉余每
至其地人安耕鑿有淳古風行其庭門以內肅雝如
也余先廷評仕十年而廷評乃成進士此十年中國
家多故戎馬婦寺之禍內憂外訌自慚崎嶇瑣吏空

蝗梁黍無裨于世而廷評學益進人材國論儲峙胸
中一時賢士負笈而從之游不遜明復泰山莘老經
社時已佐廷尉而斷獄得其平典蜀試而取士得其
真由此道也自是聲名日起太宰欲爲吏部得人擬
廷評廷評聞而辭曰銓衡朝廷治亂之所關也吾有
不可者三色柔一也情熱二也言語不能詐三也于
是當事者始罷嗚乎若廷評者乃真可爲吏部者也
余不才濫操斯柄嘗凜凜持廷評當日之語以求天
下之材百不得什一而廷評以經術明道之儒無能
竟其所學而坐老山中豈不惜哉今丙申上元之前

一日廷評春秋且登六十齒進而神明不衰五湖浩淼之鄉昔賢之所憑而遊也廷評與其昆弟戚友銜杯賦詩二子時來挾策讀書顧而樂之吾視其虛止蕭閒舉天地間一切欣厭之事不得以撓其心豈世之所得而及者耶余少廷評兩歲俯仰數十年人事合散憶曩者攜手而看湖光如昨日事而不意廷評遂已六十則余亦老矣彼明復爲魯人之所重孔李諸賢重明復魯人因而重孔李莘老與子瞻少游友吾郵重莘老紀其游必推而及于子瞻少游然則余之得交廷評顧不榮哉不腆爲文未敢夸侈以當爵

醕之辭庶覽者有以識吾兩人盛衰之感而亦以明孫氏之學蓋有其本也

羅君震初六十壽序

代

古之王者以仁孝治天下立大宗小宗而合氏族故周禮太宰九兩之法宗以族得民次于師儒之後而宗伯所掌食邑者有都宗人食采者有家宗人門子正室下及游倅皆得春秋學射以備王國之用何其盛歟後世井田壞而世祿絕宗子之制不可復于是天下有族而無宗宗廢則不得不重族族亂則不得不重譜魏晉而下官人以族九品中正之選素門平